

网络文艺评论的学风问题

李立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不仅在物质层面更是在精神层面悄然改变了文艺评论的生态格局。当下,数字资源的分享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便利,以前的一些绝版文献、奇缺的艺术作品常能在全球化的数据库中觅得;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互联网沟通了整个学术圈,使疫情之后的文艺评论“网感”十足,至少在形式上做到了国际化;文艺评论的传播更加快捷,优秀文章很快会被“分享”,互联网不会埋没真正优秀的评论;文艺评论的交叉更为明显,围绕同一个艺术对象,不同方法和视角的评论颇具启发价值。

同时,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同样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学风问题,并且是当下网络文艺评论不得不认真对待、严肃反思的重要问题。

学风问题的具体表现

网络文艺评论的学风问题首先表现在语言的随意化方面。网络平台现在几乎成为了各种意见汇集的“蓄水池”,网络文艺评论如何让自己的意见与众不同?在语言风格上“做文章”的言说随处可见。这些“评论”语言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严肃的文艺评论所需要的语言的准确性、严谨性,拉低了文艺评论的写作水准。越来越多的文娛新闻式、花边小报式、路边传奇式的评论或以此为审美取向的网络文艺评论频频出现。明星的婚恋被评论得“头头是道”,国际政坛风云被分析得“惊世骇俗”,反而像《八佰》中历史的话语讲述问题,《金刚川》中工业与美学的平衡,《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想象力改编等值得分析讨论的文艺问题却被轻易放过了。网络文艺评论语言的随意化、轻浮化、娱乐化遮蔽了文艺创作中那些更值得研究与争鸣的问题。

学风问题还表现在思想的极端化。可以说,语言风格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

思想的偏执极端。当理性而冷静的评论被“淹没”,盲从和偏激的评论就会泛滥。比如近两年书法怪象、诗歌乱象层出不穷,但令人吃惊的是,文艺评论不仅“失语”而且还出现了不少为“丑书”“射书”“表演性书写”叫好的文章。如此评论如何捍卫审美的尊严?

学风问题还表现在对文本、知识、理论的浅阅读、浅理解与浅运用上。许多网络文艺评论作者并没有紧贴着作品进行分析阐发,美术评论在这方面表现较明显,比如很多词语的使用出现了大而不当的现象。油画作品的评论动辄就是自由奔放、空间转向、时间停滞;中国画的分析动不动就用上了气韵生动、元气淋漓,请问这些特征、风格又是在哪些笔触或局部中体现出来的呢?甚至有时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即评论与作品可能并没有发生关系。理论阐释出现了严重的“失语症”,动不动就照搬援引西方学者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反映出的还是文化的不自信,是对自身学养的不自信。

学风问题还体现在相关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不少会议过于追求规模而缺乏学术会议所需要的品格。以前办一个会议,50人以内就很好了,现在似乎人数越多会议规格才越高。当存在感代替了问题意识,社交代替了争鸣,评论成为了华丽的外交,不得不说这是网络时代的文艺评论亟须认真反思的学风问题。

学风问题还表现在青年文艺评论者的心态上。在“不出版,就死亡”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影响下,青年文艺评论群体看似是一个“弱势群体”,然而对于此,不少青年评论者却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没有认真向内求取而是向外追求,忙着的不是争鸣真理,而是与“业界大咖”搞关系、套近乎,急于成名成家的心态与文艺评论所要求的冷静思考之间出现了严重冲突。无法让自己静下来的网络文艺评论者们,在网络时代是要继续追求

带来“存在感”的朋友圈生活,还是以学术为志业写好每一篇评论?面对这个“两难”选题,我真的很想问一句,在传播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青年文艺评论者们是否还能够静下心来,守住评论的初心?

网络文艺评论的初心坚守

如何守住评论的初心?在我看来,加强行业自律、重拾文艺评论的尊严是第一要务。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就职典礼的演讲中提出了“抱定宗旨”。何为“抱定宗旨”?“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今天重温蔡先生的讲话依然感到分外有力。身为文艺评论工作者就应敬畏文艺评论,坚守文艺评论的学术品格,明确文艺评论的学术本质。文艺评论是学术性的写作,追求的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因情而评”和“因理而论”的结合,是感性率真和理性论述的合一。文艺评论的尊严正在于它是由长期的丰富学养、严格的学术训练累积而成的,它不是信口开河、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只有虚词没有实体的空洞修辞。文艺评论不是为资本站台、为票房鼓吹、为金钱折腰、为人情媚俗。文艺评论所探寻的是思想的洞见、情感的传递,是求真向善审美的价值导向,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文艺评论家的立场与态度。

其次,网络文艺评论更需要有“同情之理解”的建设性评论。就当下景况而言,常见见谩骂多于同情,偏执多于理解之文。具有“同情之理解”的建设性评论太少。网络文艺评论虽然因网而生,但它仍然是文艺评论,其使命并没有变,其目的就是“激浊扬清”。抗疫文艺评论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即是一种鲜明体现。对文艺创作如果欠缺“同情之理解”,缺少具

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那无论是对激励文艺创作而言还是对培育健康的文艺评论生态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

此外,网络文艺评论还需要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能随便乱“扣帽子”、“打棍子”。网络文艺评论同样需要严肃认真、朴实厚重的学风建设。要改变随意化、轻浮化、娱乐化的用语习惯,不要随意降低文艺评论的门槛,故意以网络语言来迎合。网络文艺评论和传统文艺评论并没有本质不同,绝不能以想象代替论证,以偏激代替讲道理。以理服人、实事求是地工作是文艺评论需要贯穿的重要原则。

同时,青年文艺评论群体还要守得住寂寞,按捺住对名利的渴望,不坠青云之志。要相信,互联网不会埋没真正优秀的作品与思想,只要努力就一定有美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文艺评论者真正需要的是向内发力,要真正地读懂经典、吃透理论,老老实实地写文章,理性真诚地思考问题,把理论的适用程度与文艺对象结合起来,用自己清晰准确的语言进行写作。文艺评论是厚积薄发的创作,个人的成长亦是水到渠成的自然。

总而言之,网络文艺评论的学风问题是文艺评论发展过程中一个细微、敏感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提出问题并加以反思,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网络文艺评论能够守正创新、健康发展。而惟有守住了评论的初心,才谈得上网络文艺评论的创新与发展。



“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北京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计划”成果发布——拓宽网络文艺的精神光谱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日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布了“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北京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计划”成果,以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引领现实主义创作风潮的网络文艺佳作,进一步发挥了网络视听引领、带动与鼓舞精神的社会功能。

此次公布的受扶持和帮助的作品有:网络剧《约定》、网络电影《毛驴上树》《我来自北京》《石头村变形记》、网络纪录片《劳生不悔》《追光者:脱贫攻坚人物志》、网络综艺《益起追光吧》、网络短视频《新留守青年》《我在扶贫一线》等。这些作品在扶贫脱贫这一共同题材下呈现出了各具特色的创作篇章,彰显出近年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在着力构建“北京模式”,聚合优势资源、赋能创作主体,为精品生产提供题材规划、剧本审查、拍摄指导、内容把关、宣传推广等支持方面,发挥了帮助网络视听作品在创作模式上实现创新、在艺术表达上完成突破的重要作用。在“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创作计划下,网络视听平台和优质影视公司进行了扶贫题材网络视听作品的创作,记录和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成果。

作为此次发布成果中的重点剧目,由尚永峰导演,方青卓、邵峰、韩菲儿主演,向脱贫攻坚伟大胜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献礼的网络大电影《草原上的萨日朗》,日前也在爱奇艺VIP独家上线。该片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高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东扩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文化中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亨影业江苏有限公司出品。影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内蒙最美村支书”赵会杰4年间带领全村3000余名村民,通过种植中草药脱贫致富的真实事迹改编创作。作品以小人物、小村庄的故事映照大时代,以生动诙谐的创作风格、饱满细腻的人物塑造和一波三折、真实感人的剧情设置,展现了在国家的扶贫政策下,乡村基层干部和大学生村官齐心协力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该片首映礼上,总制片人陈彦新说,创作好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能解决的原因在于大家都想把这样一个好故事、好人物立在大荧幕上,将宝贵的精神传递给更多观众。

据悉,“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北京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计划”是2019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策划发起的,旨在助力扶贫题材的网络视听创作。面向“十四五”,未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还将全力推进“1260”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工程,即每年重点抓好12部优秀网络原创视听节目的规划生产,5年累计孵化至少60部文艺精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志表示,建设发展“北京新视听”,需要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网络文艺精品。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者应心怀高远之志,镌刻时代壮阔历程;坚守人民情怀,讴歌美好小康生活;坚定发展信心,赋能文化强国建设。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聚焦新时代的伟实践,历史性成就,用光影语言深刻诠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与真挚厚重的情怀,为中国电影增添多样性的一笔,为人民留下更多真实鲜活、振奋人心的时代影像志。

(路斐斐)



《书灵记》的诗意与现代品格

于杨

善水的网络小说《书灵记》,在仙侠世界展开了广阔画卷,用一方“诗书”之墨勾勒出众生百相。《书灵记》中,“诗书礼乐”等古典元素得到了焕新的诠释,传统典籍在其原有的厚重底蕴之上,被以网络文学的形式注入了自由独立的现代品格。“书灵”这一典籍的人格化形象,将古典诗意与现代品格共融,是作者对典籍素材提炼、加工、再创作的产物。为典籍赋予人格和灵魂是善水另辟蹊径的奇特创意,他试图用现代的针脚来编织古典素材,通过书灵这一鲜活的形象,自然、轻松地现代读者引入“古典”与“诗意”的桃源胜境。

回溯的视角

《书灵记》中,灵书宫主顾七绝为传承典籍、保护人族,与女官乐五音、书灵子曰等同伴并肩作战,对抗文明的侵略者“域外天魔”,一路披荆斩棘、九死无悔。以顾七绝为首的书灵诞生自人族对典籍的专注精神,因此也自觉承担了典籍传承者与人类保护者的使命。在与域外天魔长达千年的对抗当中,灵书宫书灵牺牲惨重,但纵然是身死,仍余残页四散人间,为最终决战埋下胜利的火种。故事一开始,乐五音无意中唤醒了长眠的顾七绝,阴差阳错成为后者的随行女官,二人于是一同踏上寻找残页、唤醒书灵之旅,一路风雨并肩、吵闹温馨,书灵记的故事由此揭开序幕。

小说在时间设置上别有巧思。作者将人族文明前置于修仙文明,使得人族繁荣一时的典籍文明乃至现代工业文明成为蒙尘的历史,只留下几纸残页记录“上古”的辉煌,而古意盎然的修仙世界却构成了书灵记的当下语境。唐诗宋词、孔孟老庄,在书中都是遥远的神话,当下世界的修仙者们只能借助残页来管窥那个典雅而温厚的文明世界。

书灵是感于人族对典籍的诚心产生的,灵书宫则见证了人族文明的孕育与成熟。因此,不妨将灵书宫的历史视为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缩影,远至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近到“上古神兽挖掘机”“汽车修理基础手册”等,都是在书灵的守护之下,人类通过不断学习尝试而代代传承的文明与文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外敌来袭、文明陨落,大地重回荒芜,人间百废待兴,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间隙之中,修仙文明取代了人族文明,席卷了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道之不存,书灵隐世,修仙世界礼崩乐坏、秩序混乱,早已不复人族文明时期的祥和生机。《书灵记》可以看作是从修仙者视角对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所做的一次全面回顾。当我们现有的人类文明成为历史后,岁月淘沙会留下哪些经典,经典又将被后人以何种目光注视、以何种手法传承?这般的对历史传统的思考,是文学永恒的母亲。

纵然修仙世界颇富古意,但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实则都是披着修仙外衣的“新新人类”。他们的形象富有现代性,无论是举止谈吐乃至思维逻辑都十分“前卫”。他们不受身份礼教束缚,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爱恨分明、疾恶如仇。书灵们平日插科打诨,甚至有点“佛系”和“丧气”,一旦遇事,却又能即刻抖擞精神、坚守本心、勇往直前。哪怕是仍在童稚之年的初初等人,亦能自觉扛起肩上责任,为了心中之“道”去斩妖除魔、舍生取义,极具“正能量”。如果把修仙理解成一份特殊工作,那么这些工种特殊的人群实际上都是与我们同根同源,现代人或“后现代人”。他们所经历的修仙文明诞生于人类文明之后,且受到人类文明的滋养,正如我们的现代社会建立在五千年文明的厚重积淀之上一样。因此,当看到域外天魔对瀛洲界文明的大肆摧毁时,我们脑中也会幻化出现代社会文明荒

芜的图景。以顾七绝为首的书灵的复归,展现了作者对典籍中真善美的呼唤与向往;顾七绝等人最终战胜域外天魔,也凸显了作者对经典回归、文明传统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正如书灵们用“诗意”拯救了瀛洲界众生,传统典籍亦可为处于文明困境之中的现代人指出一条出路。

现代品格与古典诗意

《书灵记》将传统典籍人格化,赋予了其自由生动的现代品格。作者从《三字经》中取材,创造出了“初初”这一人物形象,并赋予其“暴力萝莉”的人格属性。初初的人格形象彰显了典籍《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的精神内核,扬善除恶是她的终极使命;同时,初初的灵魂深处又有勇敢独立的现代精神,她所信奉的“善”不是毫无底线的“愚善”,对待敌人,她深谙“以武止戈”的精髓,像“秋风扫落叶无情”。这种面对邪恶绝不容忍姑息、绝不拖泥带水的强势态度,体现了初初独立于典籍教诲之外的主体意识及现代精神。通过初初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对《三字经》的个体解读:“善”并非主张一味教化忍让,更是当断则断、除恶惩奸、快意恩仇,这是更符合现代读者审美趣味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解读并未背离典籍的初衷,而是自始至终聚焦于其核心本质。如初初的形象核心是“善”,而源自《论语》的人物子曰,其形象核心则是“仁、礼”等。作者用轻松诙谐的手法处理文本,却并未离经叛道、解构崇高;相反,作者将典籍之美与现代精神熔铸于“书灵”这一形象中,既为典籍的解读注入现代灵感,又避免了“掉书袋”之枯燥无趣,可谓颇具慧心。

主人公顾七绝的人物形象则源自诗书经典。顾七绝之名出自“七言绝句”,姓名便透露出人物与诗书典籍的血脉关联。日常生活中顾七绝处事淡然、优游不迫。寻物时,一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显出他的诗情与雅兴;遭遇寻常对手,他往往在谈笑间便使“樵樵灰飞烟灭”,颇有宋人傲然自在的风骨;而强敌环伺时,他又吟咏出“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宏阔之句顷刻退敌,彰显出“侠之大者”的气魄胸襟。日常的懒散气质与战斗时的天人姿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萌”,却都紧密契合人物形象。正是唐诗宋词的精神滋养,方使顾七绝能形成如此复杂多变而又颇具魅力的性格气质。

善水为小说安排的女主角乐五音这一“琵琶精”设定,贴合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诗乐相和”的雅雅传统。“七绝”为诗,“五音”为乐,诗乐相和,可谓默契无匹。作者正是用这样含蓄浪漫的手法,为男女主角的感情发展埋下了暗线。二人看似“无厘头”的白首山初遇,实则早已暗含浪漫底色。乐五音是作者从侧面为顾七绝的形象塑造所做的点睛之笔,正如音乐为诗文注入灵魂,乐五音亦在朝夕相伴中唤醒了顾七绝的柔软之心,使后者的形象更具人性光辉。

与众不同的战斗系统

《书灵记》的战斗系统可谓不落窠臼。顾七绝的能力是“吟诗”,每个招数都是通过吟咏诗句而释放的。难得之处在于,面对不同的场合、时机,他所用的诗句、招数的强弱全部都会依时而变,紧密贴合人物的心境及当时的形势。诗句、场景、心境构成严丝合缝的坚固榫卯,互相映衬、互相辅成。诗句渲染了场景的恢宏壮美,人物内心的波澜又深化了读者对诗句的感悟,使读者在诗、景、情三位一体的建构中充分

